



脉脉此情谁诉

老家街边饭庄盛行,为周边村子里家中添子、老人祝寿及红白喜事的张罗提供了方便,但我从未料到会与燕以这种方式重逢。

夏日里的雨善变而性急,早间还携风带雨哗啦啦地急骤而下,午后却阳光灿烂美好。窗玻璃上被雨水冲刷的泥尘涂抹似地挂在表面,像哭花脸的孩子,无人问津。饭庄院子里的杂草花枝,也被肢解得斑驳陆离。

挡雨的挂帘被撩起,接连走进来几个人。他们轻轻地说话,似乎怕惊扰到谁,即便这样,也很难掩饰堆积在他们脸上的那一丝丝不平静和哀伤的神态。

不施脂粉,眼圈红红的燕,也撩帘进入屋里。招呼,落座,递筷,端碗……在一阵忙乱声中,我听到了那远去40多年却依然熟识的声音,看到了晃在眼前一辈子也不能忘却的身影。

“燕子!”“娟姐!”我们在愕然相望里同时喊着对方。

“你怎么在这儿?”“今儿是我妈妈的百日。”燕哽咽低沉地说着。我们拉手、相拥,泪水浸湿了对方的双肩。

燕的妈妈我以“婶子”相称,圆脸短发,不善言谈却可亲慈爱。燕在家序齿排二,上有个哥哥“滨”,下有个妹妹“秀”。滨与我同岁,儿女双全,半年前因突发旧疾死在烟台,媳妇携儿带女改嫁他人;燕的妹夫也在同年里因意外的车祸去了另一个世界,秀另寻他家,远去了浙江。燕在生下双胞胎儿子后,因情感不和也与丈夫离了婚,各自抚养了一个孩子。燕的妈妈哪经得起这些无端事故的折磨,守着支离破碎的家愈发地思儿想女,最终如一棵被压折的稻草,在儿子“滨”走后的半年里她也走了。

燕的爹还好,终究是一个汉子,看到我时还如先前那样“呵呵”地笑着,脸颊明显地消瘦了许多,肤色还是那样黝黑地泛着光亮,两只手很有力地撑起他微微前倾的身子,站在我面前喃喃地说着:“他叫你姐姐,叫你姐姐。”我大声地解释着“同年出生,我的生日大”,我知道他也想儿子“滨”。揪心的痛从何说起,又能向谁倾诉,从眼睛里流出的是泪水,流向心底的那是血。人生不易,难免会遇到风暴激浪,泰戈尔诗中“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燕爹为了活着而努力地活着。

上世纪70年代初,谁家有驴或马、骡之类的农耕牲畜,算是家境殷实。燕的爹年轻时脑子活泛,处事圆滑,就南辕北辙做着牲畜交易的买卖。村子里谁家需要骡子或牛,他准能帮着物色一个干活不偷懒又省去吆喝的好家伙。

记得一个昏暗的夜晚,燕的爹拉回来一头毛发黑白相间的牛,屁股后还跟着一头歪头尾甩憨憨的小牛。第二天的早晨我去燕家,燕妈端给我一碗牛奶,微黄的乳汁上凝结着一层明晃晃的奶皮,浓香爽滑,那是我今生今世接受的最昂贵的最奢侈的礼待。

燕是我儿时的玩伴,用村里老人的话说,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燕打小就肤色黑,像极了她的爹。她的头发天生“自来卷”,在上世纪80年代盛行“卷发”的年代,她常常在我面前撩拨着她那一头甚是有范的短发自傲不屑地说“不遭罪,不花钱,还能美美的”,我总是回怼她“净眼惹人”。

村南几幢依势而建、灰瓦白墙的房屋,错落落点缀着那高耸的崖畔。燕家与我家就在崖畔之下,两家相隔一个土堰的距离,逼近的小路碎石铺砌,微斜而上;崖上桑槐俯视,不乏鸟雀脆鸣,垂挂的野花不厌其烦地怒开着。

我会和燕坐在崖畔下,等一场风雨摇下那零零当当的桑枣;会趴在石堆上,拨拉开杂草枯藤找寻那甘甜齁人的枣子;会唱着自编的不成调的儿歌“大彪歪嘴,嘛爹杀猪你抽腿”“大姑娘上枣树,歪着脖子看女婿”,引来村里众多的玩伴;会因一场“解放军打小日本”的游戏,把人家秋后挖好的菜窖掩埋半截;也会攀上崖畔,仰望湛蓝的天空,看空旷的原野,看夕阳里炊烟笼着的屋顶,像一座座金粉的宫殿,金黄金黄。直到灰白的炊烟被黑暗彻底地吞噬,才会寻求着大人的急切呼喊悻悻地回家。

燕聪明、好学,能把语文课本从头到后一字不落地背诵。杨万里的“小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王安石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便是在燕的朗朗诵读里记下的,至今清晰如昨。

后来燕考上了大学去了成都,我则进了工厂,便没再联系。久别重逢非少年,都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了。在村口拐角处再次遇到燕,寒暄几句后继续前行,许久,后视镜里仍看到燕伫立在拐角处挥着手,泪水无言地滑落。祈愿生息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再有如此多的人生无常,道阻且长,惟愿世间的每一个人都被温柔以待。

光明故事

□马素平

长岛老兵魂归故里

原以为像父亲这样慈眉善目的老人,会长命百岁、长生不老的,结果亲情和时间终究没有挽留住父亲,2021年,在他92岁这年的深秋,他还是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母亲也于他走后的一年零22天追随而去,享年94岁。

父母生前,我曾经多次和父亲探讨百岁之后的归属,他每次的说法都让我无奈和无语。他要么说“海葬”,要么说“你们看着办”,眼睛也不看我,或是盯着电视或是盯着书本,那个无所谓的样子,真是一点儿也不操自己百年后的心。

从小在旧社会吃尽苦头、年少参军入伍的父亲,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千锤百炼过,是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生前经常对我们这些子女说就是:“活着不孝,死了白搭。”我理解他是告诫我们,要在老人活着时多尽孝,等老人死后再怎么表现也没有用!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想要“海葬”,他说:“我看过电视,这个海葬挺好的。咱家的孩子大部分在外地,如果海葬了,你们想我了,就到大海边去看看。”原来他还是为我们考虑,怕后事祭奠不方便。他又说:“可别搞土葬那些形式啊,占用土地,浪费国家资源……”周总理都是海葬。”我反驳他道:“海葬后就成了孤魂,有儿有女的,谁还不入土为安呢?!”他听后,眼睛一瞪,说道:“周总理就是海葬,怎么能成了孤魂?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说:“您有子女啊,我们还是希望您们将来入土为安,您的子孙后代也有地方去祭拜。”父亲却说:“人死如灯灭,搞那些形式有什么用?也没见你们谁去祭拜过你爷爷,不也就这样了吗?”

提起了爷爷,我看父亲的眼神暗淡了下来,此后他抓起身旁的报纸,戴上老花镜,自顾自地学习去了。

父亲出生在1930年,14岁左右时他的母亲去世,从此他退出学堂,到地主家当长工,和我爷爷以及一直未成家的二太太相依为命。直到两年后,我年少的母亲走进这个家门,和他一起分担养家糊口、伺候我爷爷和二太太的日子。父亲18岁参军后,部队每月发的津贴,他舍不得用,都积攒下来寄给了爷爷。妈妈随军后,二太太去世,唯一的姑姑承担了伺候爷爷的重担,妈妈感恩姑姑,就和爸爸一同克服家里孩子多、花销大的困难,省吃俭用,一同攒钱孝敬爷爷和姑姑。爷爷84岁去世的时候,正赶上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身为守备区保卫科长的父亲,请不下假回家,有泪只能咽到肚子里,没能回去给老父亲送终成了他后半生的痛。

别看父亲一直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这些年他可能也在反复考虑百年后安葬之事。父亲弥留之际,竟对我和哥哥说:“长岛是我的第二故乡,我非常热爱她,我的子孙也留在了那里,我想回去。”我和哥哥流着泪,异口同声地说道:“好,好,我们回去。”

父亲要回长岛的想法,说明长岛在他心里的分量非常重。1951年5月他从青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岸炮学校毕业后,分配进岛,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在守岛部队兢兢业业工作,“海岛为家,艰苦为荣,祖国为重,奉献为本”的老海岛精神深深融入了他的骨髓。父亲还被济南军区授予《守岛建岛无上光荣》三十周年荣誉证书。他三十年的军旅海岛生活,已由学姐刘静在《父母爱情》这部电视剧里深情地展示了,那剧组的一个个家庭、一段段故事,讲述的就是父辈那代老军人守岛岛民的亲身经历。

改革开放之时父亲转业到地方,又工作了十余年,在多个新成立的部门任职,开拓了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如今美丽而富饶的长山列岛,记载着他们那一代的奋斗创业史。离休后他服从组织安排,协调管理县直机关各个老干

部党支部的工作多年。

父母一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穿越了岁月时空。“守岛建岛几十载,军地两处作贡献。”这是父母一生的光荣写照。

今年清明节期间,我和哥哥姐姐一块护送父母的骨灰去了长岛。

那天的天气格外好,我们进岛后,先带父母去他们在县城的老屋看了看,让他们与居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屋告别。然后我们护送父母来到了县城的“西山公墓”。父母的墓地面向大海,背依青山,周围是茂密的松柏和山野里盛开的花朵。早已被称作“长岛老兵”“老海岛”的父母,如今又像白云一样,飘回了第二故乡,将黑土地给予的肉体化作了尘埃,重新留在了长山列岛这片洁净肥沃的土地里。定居在长岛的大姐一家人,捧来了一束束菊花,将父母的坟墓围满,顿时花香弥漫,孤寂的坟头也典雅壮观起来。父母生前都喜欢花草,这盛开的鲜花,应该会传递花语,告诉他们:“回家啦,从此你们不会孤单,不会悲凉,长岛的山水会永远陪伴着你们。”我们在哥哥的带领下,排列一行,在父母的“新居”前叩首,思念的泪水奔涌而出。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一生服从祖国需要、守岛建岛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传承给我们后辈最宝贵的财富。作为老海岛的后代,我们敬佩你们,也将永远学习你们那种可贵的家国情怀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会永远记得你们的笑容容貌,秉承你们的美好品格,好好生活,不辜负你们的养育之恩。爸爸妈妈安息吧!”

那天我把送父母回岛安置的情况给父亲的老战友们发了微信,87周岁的李云翔叔叔在遥远的石家庄市隔空祭奠并留言:“挺好的,老班长有新家了,我的老班长老嫂子你们安息吧!”

原威海军分区司令员、大校魏有志叔叔微信留言:“马老,你们两口子回家了,安息吧。”

原淄博军区副政委、大校盛修叔叔微信留言:“你们兄妹真是有情、心细之人,生前为父母尽孝,最终又遵父遗言送二老魂归故里。得知马老在弥留之际说‘长岛是我的第二故乡,我非常热爱她,我想回去’时,眼睛便止不住湿润了。老兵,是一个极易让人动容、眼含热泪的名称。马老同不少长岛老兵一样,心里装着的长岛分量很重。他们将生命中最好的几十年时光都交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那岛、那山、那海连接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老海岛精神融入骨髓。待真的考虑身后归宿时,他心中的天平便沉到了这边。让父母安息在面向大海、背依青山的‘西山公墓’,想必二老每天仍能看到烟波浩渺的大海以及他们一生所钟爱的长山列岛。马老生前作为我的前辈和第一代守岛岛人,我自然为此深感欣慰。”

我的金融界老领导、军二代、淄博农发行原行长柴洪德微信留言:“就军人来讲长岛就是老人的第二故乡,而且有你们子女常去祭奠,比回故乡好。我父亲当年给我说过,百年后不回老家河北廊坊,就留在淄博。老人这样也是陪伴护佑子孙的一种精神寄托。”

在烟台工作生活的长岛同学吴忠波,得知我要送父母回长岛时,很感动,他对我老父亲深深的海岛情怀,表示无比的敬佩,要赠送给我一个能表达怀念已故老父亲的礼物——一块老碗砚。他耗时费力多日,亲自撰文铭刻成字,以纪念我俩的同情和我父亲的海岛情。刻好的嵌名砚铭为:“贵仁百世仙山寿,戎马半生宝岛缘(我父亲的名字叫马贵仁)。”

这砚石来自我父亲70多年前进岛第一站——砣矶岛后口“双顶山”的西南崖壁下,一个叫“甜水眼”的地方,那是宋代砣矶老砚洞。虽然现在洞口已经坍塌,但仍然是这个小岛千年大文化的地质遗存。这块铭记父亲的人生路、海岛情的“纪念砚”,更是纪念父亲建设海岛、保卫海岛、扎根海岛的“纪念铭”。愿它能成为我们家传承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坐看云起

□岳立新

端午如梦

又到端午。揉一把艾草,恍惚中,馨香穿越苍穹岁月,我在《天问》的厚重中与历史对话,踏着九歌的神秘,穿越了千年,追寻那曾经的过往和忧愁。

有人说,这是吴越的老百姓为自己所崇拜的龙图腾举行的盛大祭祀活动。在五月初五这一天,他们将各种食物分别装在竹筒内或者用树叶裹起来,然后划着龙舟投入水中,献给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神灵“龙”。“龙”的威力很大,不仅能保佑他们的平安,而且还能驱走瘟疫和虫害。

有人说,这就是纪念诗人屈原的。作为大司马,年轻气盛的屈原当时正昂首阔步地踏上楚国的政坛。然而就在他和黄歇一起踌躇满志地准备掀起楚国历史上第二次变法的时候,极力支持他们变法的楚威王却去世了。优柔寡断、鼠目寸光的楚怀王继任不久,屈原就被降职为三闾大夫,后又被逐出了京城。流亡途中的屈原感到万念俱灰,毅然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当地老百姓得知屈原投江自尽的消息后,自发地驾驶舟船到江里打捞他的尸体。人们怕蛟龙把屈原的尸体给吃掉,就从家里拿来食物投入江中。

古人在端午节这一天,有挂菖蒲、艾叶及喝雄黄酒的习俗。挂菖蒲、艾叶,可以避免瘟疫、邪气的侵扰,喝雄黄酒,同样有驱妖辟邪和祛病强身的功效。我们知道流传甚广的《白蛇传》,那里面就有关于端午这一习俗的生动描写。当受到法海唆使的许仙,在端午节这一天以驱邪避毒的借口让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他们爱情悲剧也随之拉开序幕。

诚然,我更愿意把自己融进2700多年前的那个故事。一个带剑高歌的夫子,豪迈地承载着对家国的忠诚,就那么轻身一跳,就让历史添上了一份厚重的血泪与悲愤。唐代文秀的《端午》诗曰:“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正是屈原的刚直不阿和忠贞爱国的高尚情操,才使得人们义无反顾地要把端午定为纪念他的日子!而端午时节的汨罗江之水,化成了所有世人的泪。

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农历五月,陌上花艳,艾蒿青青,烟雨如织,山温水软。微暖初夏的熏风中,弥漫着淡淡香味的空气,让我不禁想起我的姥娘。

她长得矮胖,脸庞丰盈,慈眉善目,笑起来,一对细长的眼睛就微微眯着,嘴角翘起来,显出两个小小的梨涡。印象中,她常穿一件青灰色对襟大袄,一头银丝梳理得纹丝不乱,挽成发髻,用一个银色簪子别在脑后;黑色尖头敞口布鞋,白色的粗布袜,清清爽爽的模样。

农忙时节,妈妈没工夫照顾幼小的我,便把我托付给姥娘照看。临近端午,姥娘就顺着“三寸金莲”,拉着我的小手,去北坡采艾蒿。山坡上,丛丛艾蒿,互相依偎,翠绿纤细。它的叶子边缘镶嵌着一层细细的,毛茸茸的灰白色小齿,锯牙儿一般,用手触摸,光滑而绵软。姥娘告诉我,艾蒿可以吃,可以入药,能消肿止血、祛风湿,采回家后挂到门楣上,散发一种奇特的异香,蚊虫躲避,邪物远遁。我不禁感到神奇。之后,姥娘又领着我扯了一些芦苇叶,叶儿碧绿细长,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回到家里,将芦苇叶清洗干净,从米袋里舀出一瓢雪白的糯米,倒进铁盆里,淘净,沥干,从盆里取出一两片芦苇叶,左右对叠,折出一个三角,放进一勺糯米,掺几颗红枣,抓几个核桃仁,丢几粒花生,再放进一勺糯米压实,将芦苇叶从上往下折叠,叠成三角形。拈起一根红色棉线,左缠右绕,扎紧棉线,稍顷,一个巧精致的三角形粽子就诞生了。之后,洗净两把鸡蛋,放进大锅里一起煮,浓郁的清香慢慢从锅缝逸出。

煮熟后,姥娘用笊篱捞出几个粽子和鸡蛋,浸在凉水里。我坐在小小的锅台前,眼巴巴地盯着。姥娘从橱柜里取出一只大海碗,过一会儿,扒开两个粽子进海碗,舀一大勺白糖撒在上面,然后递给我。我甜滋滋地大口吃着,姥娘笑眯眯地看着,一边说,馋猫慢点吃,别噎着了,不够还有,一边剥开几个鸡蛋,滚进我的碗里。吃饱了,我打着饱嗝,拍拍凸起的肚皮,姥娘用白色的包袱将八个粽子和一把熟鸡蛋包裹好,四个角斜对着系紧,递给我说,你爸妈上山干活,没工夫包粽子,你捎给他们尝尝。

姥娘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织花边。一条窄窄的长不足一百米的胡同里,大姑娘、小媳妇、老娘,每逢农闲,都会自动汇集到姥娘门前宽敞的水泥台上,每人前面摆放一个小圆桌,梭子型的棒槌穿来插去,间或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一会儿,各色花边便次第闪现,艳如朝霞,灿如云锦,蔚为壮观。只见姥娘坐在中间,她双臂套着米色套袖,先用浆糊把两层厚纸和一层布粘在一起,再把图纸平整地裱到上面晾干。之后,倒线,绕棒,用倒线车和枕子将成捆的线缠到棒槌上,略瞧几眼面前的图纸,稍微弯身,手飞快地动起来,棒槌上下翻飞,丝线绕来绕去,那双手“轻挑慢捻抹复挑”,灵动飘逸,人们瞧得眼花缭乱,叹服不已。往往年轻妇女好不容易织出一半花边,她已经顺利“竣工”。过一段时间,便有来人来家里收取,以质论价,姥娘总是收入最多的。那一刻,她很开心,花些钱买来糖果桃酥,分给孩子们吃。

润的空气里,又飘来清淡的粽子香,还夹杂着丝丝缕缕的艾蒿异香。我似乎又看见了姥娘,一件青灰色对襟大袄,一头雪白的发丝,黑色尖头敞口布鞋,白色的粗布袜,清清爽爽的模样。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书评。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

本报已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稿费,作者投稿时请在文后附注本人银行开户名称及账号信息。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

